

中国叶芝译介概略

高吕斌

(西昌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我国对叶芝的译介研究已近百年,但至今还没有关于叶芝在中国译介的系统研究。本文在检索阅读叶芝在中国译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以期对叶芝的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叶芝;中国;译介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nearly a century for China to translate Yeats' works, but as so far there has no a systematic study of i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W. B. Yeats, the author m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on this study, hoping to make a further study of Yeats.

【Key Words】 W. B. Yeats; China; translation

前言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1923年第一位作为诗人而获得诺贝尔奖者。他不仅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小说家和散文家,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我国对叶芝的研究已近百年,但还缺乏研究的系统性。本人在检索查阅叶芝在中国译介的基础上,根据其艺术风格的变化,分三个时期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力求对中国叶芝译介有个清晰的呈现。

一、五四运动到20年代:民族主义作家

五四运动不仅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同时也为文学活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众多文学社团应运而生,其中成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注重翻译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当时,为爱尔兰民族争取民族自治,倡导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叶芝自然就引起了“文学研究会”的注意。

据目前资料显示,沈雁冰(矛盾)不仅最早把叶芝介绍到中国来,还最早翻译了叶芝的作品。1920年沈雁冰翻译了叶芝的戏剧《沙漏》(The Hour Glass),这也是日前所知叶芝在中国最早的译作。

最早介绍叶芝诗歌的是腾固(腾若渠)。1921年,腾固的文章《爱尔兰诗人夏芝》,不仅对叶芝的外貌特征以及思想艺术做了简单的描述和介绍,同时也对其爱国情怀做了如下描述:“夏芝的思想艺术,固然可使我们钦佩;但尤所钦佩者!他对于社会的活动,爱国的热忱!当时他对于新剧运动,非常出力;爱尔兰的所以得文艺复兴——乡土艺术与民族艺术的恢复民族觉醒——的胜利,夏芝的功劳很大”。

20世纪20年代初,介绍叶芝最多和最出力的作家要数王照。1923年以前,王照翻译了叶芝的短篇小说《忍心》(An Enduring Heart)(1921年1月);戏剧《玛丽亥耐》(Mary Hynes)(1921年9月)。1923年以后,王照陆续又翻译了叶芝的很多作品,如:《微光集》(The Celtic Twilight),王统照翻译的叶芝作品均是出自该书。与此同时,王统照还著述了很多篇文章来对叶芝及其作品进行介绍和论述,如:《夏芝的诗》(1923);《夏芝思想一斑》和《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1924)。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在叶芝获得诺贝尔奖后,也纷纷对叶芝进行关注和介绍,中国叶芝译介的第一次高潮在1923年前后出现了。此时出现了很多关于叶芝的研究成果,如西谛(郑

振铎)的《得1923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夏芝著作年表》和《夏芝的传记及关于他的批评论文》等。

此时期,中国的时局动荡,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中国文坛高举“爱国”旗帜,自觉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而此时,浓厚的国家精神和地方色彩充斥着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精神,这样的作品自然就唤起了人民反抗外族统治的民族意识。同样也就是这样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了沟通叶芝与中国作家的纽带。由此,叶芝作为民族主义作家顺利地进入了中国。

二、20年代末到40年代:现代主义的探索者

随着文艺界对欧美文学的了解日益增多,30年代起,中国对叶芝的接受也从民族主义作家逐步转向象征主义形象上来。著名英国诗人燕卜苏在西南联大开放了《英诗》系列讲座,从此开启了中国文坛转向现代主义的大门。

1932年5月,《现代》发表了7篇施蛰存翻译的叶芝诗歌:《木叶之凋零》、《他希望着天衣》、《水中小岛》、《柯尔湖上的野兔》、《酒之歌》、《恋之悲歌》和《茵尼思弗梨之湖州》,这些诗歌均选自他的《夏芝诗抄》。他认为:“此数十首,已经足以使作者在英法两国的象征诗人中占一个最高的宝座而无愧色了。”

同时,在施蛰存的诗歌创作中常带有朦胧之感,这与叶芝此时的象征主义很是相似。他说:“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同时,叶芝在创作中也很注重象征的作用。所以,此时叶芝被看成象征主义者而在中国文坛被介绍和接受。

此后,叶芝象征主义诗人的身份在中国的译介中得到进一步确认。1941年,《西洋文学》推出了“叶芝特辑”。“叶芝特辑”从不同的角度向中国读者展示这位伟大的诗人,其中刊登了《叶芝小传》;吴兴华译的7首叶芝的诗;张芝联译的《叶芝论》和周照良的《叶芝论现代英国诗:牛津现代诗选序论节译》以及袁可嘉在40年代写的一系列文章,其中引用了叶芝诗歌《在学童中间》等。1944年,《时与潮文艺》刊登了“W. B. Yeats 专辑”,其中有15首译诗,包括了杨宪益翻译的:《永恒的声音》、《流水和太阳》、《心里的玫瑰》等。1948年,杨宪益编译《近代英国诗抄》,其中选录叶芝诗歌4首。

此时期,叶芝中国译介的重点由前期的民族主义转移到了他的象征主义。建国以后,由于受到“左倾”的影响,现代主

义文学成为文艺界批判的对象,中国叶芝译介也因此停滞不前。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仅有一部翻译作品出版——《爱尔兰民间故事》。

三、80年代初至今:全面译介和研究

随着中国文艺政策的开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再次成为国内翻译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此时,对叶芝的翻译和研究也随之进入繁荣阶段。

80年代,中国学者把叶芝定位为现代派的传承者,对其研究的主要是象征主义。50年代末,随着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研究热情逐渐褪去,人们开始关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传承关系。学界逐渐对现代主义诗歌和之前的浪漫主义承接关系达成共识,因此学界也开始把对叶芝的研究重点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的原因和轨迹上来。

1986年,裘小龙翻译了国内第一部叶芝诗集:《抒情诗人叶芝诗选》,此诗集包括了374首抒情诗。1989年,西蒙翻译《幻象——生命的阐释》等。

1988年,袁可嘉作品:《论新诗现代化》出版,其中数十篇文章都提到了叶芝的作品或思想,论述了叶芝通过吸取爱尔兰神话中的营养而建立了自己的象征系统。

90年代,国内学者对叶芝的研究热情持续增长,对其作品的探索与讨论更深入,此时学者们发表的关于叶芝译介的论文和著作也远远多于80年代。

1994年,傅浩翻译《叶芝抒情诗全集》;1997年,袁可嘉翻译《叶芝抒情诗精选》;1999年,王家新编译《叶芝文集》,收录了部分自传书信等。1999年,傅浩专著《叶芝》出版,此专著系统的介绍了叶芝各个时期不同的创作和思想。同时,傅浩著《叶芝评传》对叶芝的生平做了详尽的介绍,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关于叶芝的中文传记,此专著为国内学者了解研究叶芝作品的意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至此,叶芝的诗歌走进了国内大众的视野,并且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除了上述文章和著作外,国内还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

傅浩:《叶芝的象征主义》论述清楚了象征主义的来源:“神秘经验、文学阅读(包括传统文化)和民间口头传说”;许建考察了魔法研究和秘术活动对叶芝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陈树友:《叶芝戏剧的主题发展与流变探析》论述了叶芝戏剧发展的三个阶段;张静波:《英国19世纪末期文学中的天主教议题——从于斯曼到叶芝》谈到了叶芝神秘主义和天主教神话;杜平探讨了印度神秘主义和禅宗思想对叶芝创作观和艺术手法的影响;步凡:《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等。随着时代的变迁,叶芝的作品也渐渐褪去时代的印记,慢慢引领读者体会更多的文学精髓。从以上论文所涉及的方向来看,对于叶芝译介的研究不再偏向那个阶段,国内对叶芝译介的研究已经趋向多元化。迄今为止,国内对于叶芝研究的论文有近百篇,这些文章涉及到叶芝文学作品的很多方面,如诗歌的主题、意象、影响以及他的戏剧等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对叶芝进行了研究,呈现出多元性和综合性,中国叶芝译介取得长足的进展。

结束语

中国对叶芝的研究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从民族主义作家到现代主义探索者再到新时期的全面作家。五四时期,由于中国正追求民族独立,中国文坛高举反封建反压迫的旗帜,而此时,叶芝民族主义文学观点刚好契合中国时代的要求,译介者在介绍叶芝时就把他定义为民族主义诗人,所以,一时间中国掀起了叶芝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但在社会动荡的大环境里,叶芝作品中虚无神话的内容不再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中国文坛的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叶芝作品中象征主义,特别是著名英国诗人燕卜苏在西南联大开放了《英诗》系列讲座,此举在中国新诗和现代主义之间搭起了桥梁,此时对叶芝的译介研究也就注重其现代主义色彩。中国文学政策开放以来,民族文化有了很大的开放性和主动性,学者研究的空间也就随之拓宽和拓展,对叶芝进行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性和综合性。这位世纪之交的大师,艺术风格多变,在不同时期都对不同的文坛流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在发展,对中国叶芝的译介研究也不会停滞。

参考文献:

- [1] 王波,近百年来中国对叶芝的译介与接受[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3):71
- [2] 施蛰存,夏芝诗赘语[J].现代,1932(1):24
- [3] 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代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 [4] 傅浩,叶芝的象征直译[J],外国文学,1999(3):41-49.
- [5] 杜平,超越自我的二元对立——评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接受与误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3(2):148-158.
- [6] 许建,叶芝:魔法与象征[J],外国文学,2002(1):43-47.
- [7] 张静波,英国19世纪末期文学中的天主教议题——从于斯曼到叶芝[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63-65.
- [8] 陈树友,叶芝戏剧的主题发展与流变探析[J],中国戏剧,2019(7):123-24.
- [9] 王钰,中国叶芝译介与评述[J],外国文学,2012(4):60-67.
- [10] 耿纪永,司杨,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论叶芝在现代中国的译介[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35-39.
- [11] 步凡,何树,简论叶芝与好难过现代诗的发展[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15-120.

作者简介:

高吕斌,女(1979.09——),汉族,四川西昌人,西昌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翻译,英语教育。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英国著名诗人叶芝诗歌中译本的对比研究。项目编号:SCWY19-31。